■关 注

本着鼓励原创、奖励精品的原则，国家广电总局批准设立中国电视剧优秀原创年度剧本奖，每年拿出1000万，奖励10个优秀原创剧本和20个入围剧本。这项大奖是对编剧创作劳动的肯定，也是对电视剧剧本文学高度重视的一种体现。面对中国电视剧量多质少、创新遭遇瓶颈的现状，编剧如何出精品、创作如何“突围”的话题再一次引人关注——

警惕商业利益驱动带来的创作误区

□本报记者 徐 健

2011年，全国生产完成并获得发行许可证的电视剧共计469部14942集，连续4年稳居世界第一；而同一年全国影视公司向国家广电总局申请立项备案的就有1040部33877集。在日前北京市举行的2012年秋季首都电视节目推介会上，参展的200多家制作机构带来了430多部、约15000集电视剧，相当于去年一年的电视生产量。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创作数字背后，电视剧创作同质化倾向、创新动力不足成为电视剧从业者、专家、媒体热议的话题。受制于题材、类型的制约，多数创作者难以跳出既定的模式、概念，往往市场需要什么、观众喜好什么，就一窝蜂地跟风创作，直到将某一类题材、类型逼向死胡同，甚至出现同一个演员一年拍了三部剧情和人物关系一模一样的戏的现象。而谈及创作现状，编剧高满堂更是用“历史剧缺乏正气，年代剧缺乏神气，现当代剧缺乏地气，创新缺乏勇气，创作者缺乏志气”，5个“缺乏”直指当下电视剧问题所在。那么，怎样看待电视剧创作中存在的这些现象？如何在题材资源扎堆、创新遭遇瓶颈的背景下，寻找创作“突围”的路径？9月1日至3日，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主办，江苏省广播电影电视局、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承办的首届编剧讲坛在南京举行，来自全国的百余位一线编剧带着各自创作中的困惑和经验，以“电视剧创作的大众化方向和精品意识”为主题进行了交流。记者在会上看到了编剧们的创作焦虑，也听到了他们苦于找不到新立意、新题材的烦恼，更体会到了他们受制于市场、投资方、制片方的无奈。而如何为电视剧“提气”，一些业内资深编剧、演员的声音值得倾听。

历史剧：重构要建立在正确的历史观基础上

编剧刘和平认为，历史真实和我们现代现实生活一样，我们从一些史料、资料中看到的历史真实，未必就是历史事实本身。史料记录下来的往往是历史当时生活的表象，而非它的本质，它往往是一堆历史的碎片。完全根据一部历史书、文字记载写剧本，它肯定不能写成戏，只能写成年鉴或者编年史。所以我们对历史必须要重构，但这种重构必须建立在正确的历史观基础上。正确的历史观就是作品的立意，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深入研究社会发展史，其次要深入挖掘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中体现出来的诸如自强不息、勇于开拓的历史精神，弘扬主流文化。

演员唐国强认为，时下荧屏上一些历史剧创作中出现的问题不是“戏说”过多，而是走向了一个极端，“胡说”太多。故事设置背离历史常识、抹杀君臣关系、专注表现女人心计、表演上的商业化气息过浓等，这种创作态度，既不尊重历史，也不尊重艺术，是把艺术创作当成挣钱的工具，最终受到“污染”的还是广大的电视观众。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也不知道整个历史是怎么一回事，只顾着看热闹，看创作者如何胡编乱造、卿卿我我、来回穿越。把现代爱情故事、人际关系穿插到历史剧叙事中。作为一种创作类型可以宽容，但是作为风格、模式进行推广却万万不可。历史剧创作不能因为商业利益而忽视了对作品本身精神内涵的挖掘。

年代剧：不能肤浅地为了制造矛盾而编造故事

高满堂认为，同质化的创作倾向引发了编剧们的集体焦虑，但是这个问题的解决最终还要靠编剧个人的创造，不能将自身创作资源的枯竭推到外在环境中去。天地很宽，题材很广，创作者理应大有作为。时下，受大环境、尤其是市场的影响，整个创作队伍非常浮躁，注重娱乐享受、感官刺激，这给我们的创作带来很大挑战：一方面，要写生活中的现象、矛盾，但另一方面，艺术本身是真善美的，电视剧创作也要展现真善美，不能肤浅地为了制造矛盾而编造故事，违背艺术创作的规律。

编剧周振天认为，电视剧有广泛的观众，每天都在潜移默化地感染着人、浸染着人，这就需要电视剧编剧有道义和文化的担当。电视剧写作不能脱离文化的母体。尤其是年代剧中对战争、军人形象的表现，创作立场必须明确：我为谁打仗，我为什么要冲锋杀敌，为什么会敢于牺牲。这是创作中面对的最基本问题。电视剧创作质量需要提升，不能再让观众吃“垃圾食品”了，得吃一点精品佳品；要用观众最喜欢的方式来弘扬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弘扬我们国家、民族的精神气质。

现当代剧：新鲜两个字特别重要

编剧彭三源认为，2012年上半年，现当代电视剧的创作不是处于低谷，而是混乱，制造的比较粗糙，精品比较少。现当代题材并不等于“恋爱+婚姻+家庭伦理”，它的范围是广泛的。现在电视机前的中老年观众比较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能埋怨电视剧，而是我们没有创造出足够多的让青少年喜爱的作品。赵宝刚的电视剧就主攻年轻人，而且赢得了不少年轻观众的追捧。他的成功一方面在于精工细作、认真打造的创作态度，另一方面在于创意，这是永远不败的前提。尤其是现当代题材，新鲜两个字特别重要。年轻编剧的起步阶段最重要的是对于题材的直觉判断，要有新闻般的敏感去做电视剧。题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时下这么多的戏在跟风、重复，偏离生活，是对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播出平台的极大浪费。

编剧姜伟认为，时下中国电视剧的创作规模大、产能多，但是面临的问题也繁多。我们现在一窝蜂地写生活剧，包括家庭伦理、婆媳关系、偶像言情等，一直在这些有限的题材范围内转，创作模式趋同，没有找到更加新颖的表现类型。电视剧《心术》的成功带来的启示值得思考，编剧要善于从细微处找不同，抓住细节开掘可以创造新的感人的内容。

最大问题：商业利益制约编剧创作

刘和平认为，编剧第一天职是文学，第一本职是原创。原创的生命力是最强的，大众化方向首先要解决开发并尊重文学原创。时下，很多影视公司囤积大量网络小说，改编时发现并不能用于拍摄电视剧。认准原创一定是适宜于拍摄电视剧的原创。剧本资源稀缺时不要慌不择路。现在编剧能写出精品的很少，能写出精品的编剧又受到其他各种因素制约；同时，作者本身不会苦心孤诣地做精品，许多制作公司并没有从根本上鼓励原创。文学原创要加大力度鼓励、尊重、狠抓、扶持，这是繁荣电视剧的根本。此外，应该注意到从下游找上游成为普遍现象，下游简单到就是收视率和广告招商，然后找到编剧让他们照这样写。下游决定上游，商业制约创作，这是当前电视剧创作最大的问题。高满堂认为，面对市场对创作的制约，有追求的编剧还是应该在提高作家修养、增强作品思想、学会独立思考、讲究故事特性、娱乐不可过度上多下功夫，有所作为。

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是我国首个电视剧编剧业内组织。据悉，该会计划用3至5年的时间，每年组织有针对性、指导性的讲坛活动，以期推动中国电视剧创作常规化、理论化、科学化。

当代生活剧：编剧如何突围

□王丽萍

现在的电视荧屏上，大量的当代生活剧扎堆，创作题材趋于雷同，几乎所有的题材、所有你能想到的元素，都已经被写（拍）了、或正在写（拍）。2010年，由我编剧的《媳妇的美好时代》出来以后，一窝蜂地涌现了很多的“时代”，仅今年要播的就有《妯娌的三国时代》《新女婿时代》。而同一年，另一部《婆婆来了》热播后，今年又推出了《丈母娘来了》《前妻来了》等。我们的创作者似乎把所有家庭成员能够数落到的人物都写了一遍，下一步是不是就要开掘继父、干爹和后妈的生活了呢？面对当代家庭生活剧日益同质化的现状，编剧如何出新出奇，如何在原创力上突围？这无疑是一个挑战。

这么多年来，我写戏一直遵循：原创、现实题材和真实地表现人生的真善美。这里面最重要的还是现实题材。那么，我们怎样在如此丰富的现实生活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创作角度，避免题材上的撞车呢？我认为应该在以下三个层面上下功夫。首先，一定要选择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有的时候角度决定高度，角度刁钻、新颖，可以让你灵光一现，充满期待感和创作的冲动。其次，集思广益，拥有一定的话题性。创作的话题要宽广，这个“话题”不是指为了将来媒体宣传、操作制造的，而是要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有话题感的电视剧，电视台很欢迎，因为它在宣传上很便利，但是对编剧的写作来说就是很大的挑战，写起来会遇到重重障碍。一部戏从开始有创意到写作，再到第二年拍摄或将来的播出，它的话题是否能保持新鲜感？是否可能已经成为过去时了？话题具有两面性，既有挑战性又有风险性。编剧创作的过程其实就是“危险+机会”。再次，题材方面“老少通吃”。时下电视台的热播剧，收视率前5位的一般还是以中老年观众为主，还有一部分的收视率我们称为网络的收视率，就是网上点击率的多少，由大量的年轻人组成。新旧两部分的收视率形成普遍的收视观众群。电视剧能够赢得“老少通吃”是很难能可贵的。

现在的编剧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一代作家的形象，就是关起门来，两耳不闻窗外事，埋头搞创作。编剧需要了解多方面的信息，汲取多方面的养料，掌握你有用的材料，而至于怎么写才能受到观众的喜爱，还是要靠自己的能力了。我一直以来都是平均用力，每天坚持早晨写作。电视剧是一种慢跑，三四十集写下来，如果没有一般的意志力是撑不下来的。每天均匀地用力，写出来的戏会比较扎实、稳当。还有一个比较重要地过程就是，我会在人物关系的建构上花很多精力。现在写婆媳关系的戏特别多。在写《媳妇的美好宣言》（11月即将完成）的时候，我也是忐忑不安。但我从生活中发现，现在很多孩子都是独生子女，所以婆婆上来给媳妇儿一耳光不大真实，反而大人看孩子的脸色倒还蛮像现在做父母的状态，因此我写了这个婆婆特别害怕媳妇儿，总想讨媳妇儿的好。但是内心依然忐忑。因为这类题材的作品，同质化的太多了，能不能让观众满意，这谁都说不上来，因为遥控器永远是在观众手里的。所以我觉得做我们这一行的人，内心再强大，不安全的感觉还是有。我认为在目前的环境下，编剧很难做到没有杂念的写作，而尽可能少的杂念，把故事中人物关系建构好却是非常重要的。现实题材电视剧如何出新，人物关系无疑非常关键。

电视剧创作一定要有感而发，如果不能感同身受，有感情地表达你的文字，你拿出的作品肯定没有生命力。但是如果有感而发，即使你觉得这个题目对你来讲有点遥远，但是你投入了真情实感，有真诚和感动人的地方，那同样会让人相信你的故事和感受。2007年以后，当代生活剧里面冒出很多苦情戏，戏中动不动就扇耳光，母亲也好，女儿也好，都在比谁更苦，而且荧屏上眼泪流得哗啦啦的。那个时候我的母亲对我说：写部快快乐乐的戏吧。让观众看着不累，也让大家会心一笑，生活里没有那么多的折腾，来点美好的吧。母亲和很多观众一样，很善良也很简单，他们相信电视剧里的人生，并且期待善有善报，好人长命。然后，我把自己的情感全部放在了对生活的发现和感悟中，潜心体会生活，创作了《媳妇的美好时代》。

写现实题材非常辛苦，因为太接近当下，每天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人和事，如果生编硬造一些矛盾和细节，肯定观众会觉得不真实，但是有的真实的故事把它很生动地搬上屏幕，你又觉得太假，观众与编剧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对应的，所以必须要在细节上下功夫。有的时候细节决定成败，观众往往记住的是细节。那时，我一直找不到主人公余味身上更多美好的元素，但听了自己战友的经历后，突然找到了创作灵感。现实题材的领域，不管怎样在一条拥挤的道上挤了又挤，但如果你能表达人性中的真善美，能有一双发现的眼睛并给它赋予新鲜和光亮，就能够在同类题材里面凸显自己的特色。真善美不是编剧强加给人物的，一定是通过无数的细节和无数真实的对话、感受表达出来的。

我认为，当代生活剧创作慎用网络语言为好。去年年初《双城生活》关机的时候，有人很高兴地跟我说电视剧用上网络语言了，很给力，但是播出来的时候，“给力”这个词已经不流行了。现在流行“高富帅”，你现在拍，把“高富帅”放进去，可以肯定，到后年播的时候，又会被其他的词取代。随着时代发展，社会会不断出现各种各样新的、时髦的语言，电视剧有一个创作周期，如果一味追求流行语言，很难保证作品的艺术品质。所以，电视剧创作还是应该说“人话”，说一些质朴的语言，或者老百姓信手拿来的语言。用这些语言会比用网络语言更有生命力和持续性。

在电视剧市场，业内人士常常把“接地气”三个字挂在嘴边，这也是对目前现实题材电视剧编剧的要求。我认为“接地气”首先要在立意和观点上表达真善美；其次让人物亲切、温暖、有感情；再次在情节故事上，真实贴近普通百姓，在台词和语言上，讲人话，平凡而朴素。如果你离生活遥远了，文字就会慢慢地干枯了，寂寞了。这些年，我写了一些剧，写得很努力，也很勤奋。我实实在在感到，我遇上了电视剧发展的美好时代，我想用笔写下当下的生活，无论对社会，对时代，做点认认真真的事儿，这是有价值的，并且是美好的事儿。

在“民族文学与电影”研讨会上，专家强调——

用文学之光照亮民族电影创作

在当前中国电影的创作中，文学的基础作用和核心地位毋庸置疑。民族电影艺术质量的提升同样离不开文学的支撑。近年来推出的《诺玛的十七岁》《额吉》《碧罗雪山》《永生羊》等民族题材电影之所以广受好评，就是因为创作者尊重文学、尊重剧本，用文学之光烛照影像创造，实现了艺术表达与人文坚守的统一。9月5日，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北京国际电影节民族电影展和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在京举办“民族文学与电影”研讨会，如何进一步开掘民族题材电影的市场潜能，提升此类题材电影的创作质量，民族文学与电影的关系、民族电影中的文学品质和文化精神等诸多问题成为与会者谈论的焦点话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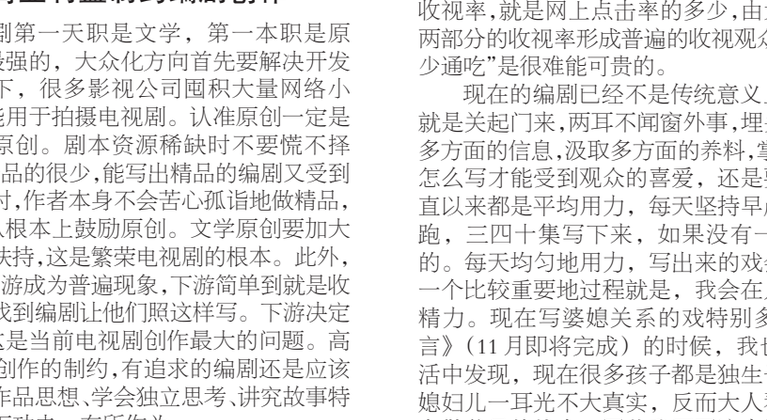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增强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涵。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黄式宪认为，民族电影既是一种特定的题材范畴，更是源自不同少数民族的民族志，是诉说民族的一种心灵记忆，是民族心灵铭文的历史书写。用文学之光照亮民族电影的创作，透过心灵的倾诉来提升它的现代文化品位，这是此类题材电影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也是对当前日益浮躁的电影市场的有益启示。

电影评论家高尔纯认为，目前民族电影创作上存在的困惑与“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的盲目流行不无关系。要使民族的真正成为世界的，需要有三个必备的条件：第一，必须是民族本土的题材，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文化积淀和鲜明的民族文化标志，而不是道听途说的东西，更不是滥竽充数的产品。第二，应该展示民族文化中最优秀、最精华、最闪光的部分，而不是民族的糟粕，愚昧落后的东西。第三，在民族独特性当中，应该包含着世界各国和全人类文化的共性，使民族电影成为与世界观众交流的语言。只有做到这三点，才能使民族电影真正走向世界。

论及民族电影艺术风格上呈现出的小众化、精英化、艺术化特点，有专家担忧是否会造成艺术形式的单一化。对此，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胡克认为，民族电影创作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如表现静态多，表现动态少；表现个人的感悟多，表现普遍的集体性的、群体性的热情少；叙事散文化比较多，故事性比较少。创作风格的单一，很可能会使民族电影越来越边缘化，越来越不能进入大众、不被社会接受。他认为，创作者应该将民族的活力激发起来，努力展示不同民族的精神追求和文化特性，这样才会使民族电影的艺术形式变得丰富、多样，更具有时代感和审美性。

（徐 健）

展现热血青春的《铁血男儿夏明翰》



由中共衡阳市委宣传部、北大星光集团等联合出品的青春剧《铁血男儿夏明翰》，作为“迎接党的十八大10部重点影视剧作品”之一，将在9月16日登陆央视八套黄金档。

该剧以夏明翰为原型，将人文情怀与谍战类型融为一炉。剧中三男三女的命运婉转交织，在大时代洪流中又各自颠沛起伏，令人怅惋。叙事摒弃传统套路，虚实结合，透视时代风云对青年的“命运拨弄”及湖湘男儿为信仰所作出的振聋发聩的呐喊。全剧跌宕起伏，诡谲辗转，是一部独辟蹊径的青春剧。

曾执导过《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夏妍的秋天》等热播家庭剧的知名导演沈好放，一反之前的脉脉温情，他此次的导演风格是“快、准、狠、稳、绝”，在令人眼花缭乱却异常清晰的叙事逻辑中，为观众奉上一部融枪战、信仰、温情于一体的精彩大戏。

出品方北大星光数年来已有《夏妍的秋天》《情系北大荒》《江姐》《特殊争夺》等多部剧登陆了央视黄金档。

（央 讯）

莫晓松花鸟画作品展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美协艺术委员会、北京画院、中国工笔画学会主办的《清和我心——莫晓松花鸟画作品展》近日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开幕。此次画展共展出莫晓松近年来创作的花鸟画精品60余幅。作品追求“清丽高远，和润而远，我自我在，心境怡然”的艺术化境，全景式、多视角地呈现了艺术家成长的承传脉络与发展历程，全面体现了莫晓松30年来在绘画道路上的不懈努力和日渐成熟的艺术风格。莫晓松在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创新的问题上，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也兼具中青年画家固有的勇气、锐气与开拓精神。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为展览题写了展名。

（颜 语）

南国秋意浓

9月8日，“精神·现象2012——美丽道中国当代油画名家精品展”在北京美丽道国际艺术机构开幕。此次展览为期一个月，集中展示了常天鹄、陈明、段正渠等9位油画家的代表作品。据策展人丁亚雷介绍，“精神现象”借用了哲学中的概念。共同时代精神笼罩下的艺术家都不可避免地要在作品中反映或揭示时代精神，这种反映和揭示也因而会呈现出超越一般艺术风格史的内在价值。这一价值正是此次展览所力图追求的。此次展出的作品，无论是人体、风景还是叙事性作品，都充分展示了创作者内心世界的精神实象。

（王 觅）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政编码：100125 总编室电话/传真：(010)65003319 新闻部电话/传真：(010)65002492 宣传发行部电话：(010)65935482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0065号 零售每份0.70元 印刷：中国青年报社印刷厂